

长篇小说

韶华著

阿

钱县长说：赵阿魁同志呀，别人都批判你的性格，说你是一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呀。
阿Q精神是，是革命的病态呀，是国民精神为根性呀。我却自以为然，是你的精神毁掉了我，不然我就活不到今天了。
阿Q不解说：我的精神，我的什么精神，我现在连自杀都不敢呀。
周教授说：赵阿魁同志，当年鲁迅先生给你作传时，大家都说阿Q精神是侮辱与被侮辱的形象，是中华民族因落后而自卑，我却自以为然，我认为你的精神胜利法，是在人们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心态平衡，是神志健康的表现，这是侮辱与被侮辱人民在无力反抗时，形成的坚强心理，像我吧，在革命斗争中，受到了种种侮辱，在



后传

春风文艺出版社

韶华 著

阿Q后传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韶华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 Q 后传 / 韶华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8

ISBN 7-5313-2928-X

I. 阿… II. 韶…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8198 号

阿 Q 后传

责任编辑 黄 梅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周映雪

版式设计 马寄萍

插 图 陶书琴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hunfeng.net>

Email: huangmc@126.com

联系电话 024—23280599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100 千字

印张 6.375 插页 2

印数 1—6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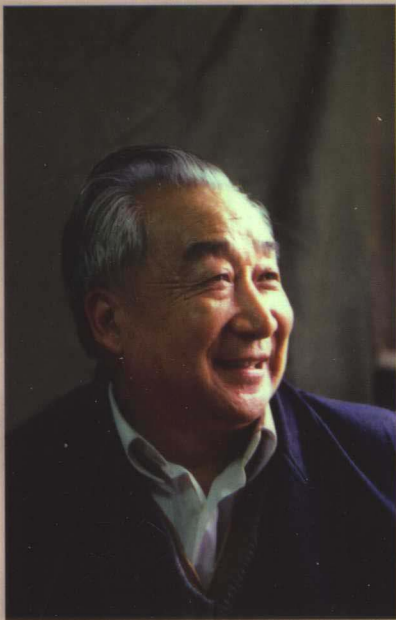
定价 1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韶华 原名周玉铭，河南省滑县人，国家一级作家。曾任《东北文艺》副主编，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1984年全国第四次作家会员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顾问。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浪涛滚滚》《燃烧的土地》《过渡年代》（上、下卷）《三角 红黄白》《寻找悲壮》《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吴承恩孙悟空猪八戒新传》；长篇报告文学《说假话年代》《银河群星》；短篇小说集《你要小心》《身边人物志》《巨人的故事》；散文随笔集《北海道纪行》《谈天说地》。

写作缘起

在鲁迅先生百年诞辰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阿Q正传》拍成了上、下两集电影，结尾有一句解说词讲：阿Q虽然死了，可是他并没有像小尼姑所说“断子绝孙”，而且子孙繁多，至今不绝。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所以在和美国记者斯诺闲谈时，鲁迅先生笑着说：阿Q现在掌权了。

著名评论家彭定安先生在《走向鲁迅世界》中谈到“阿Q式的‘革命’的破坏性时说：……在十年浩劫中，也同样存在着‘阿Q式’……”

由此，我写了这本小说，以展示这种“国民精神”是如何延续和发展的。

阿Q与时代同行



在未庄的阿Q



“衣锦荣归”
的阿Q



造反司令的阿Q



鲁镇镇长的阿Q



锒铛入狱的阿Q

序《阿Q后传》

彭定安

韶华同志以高龄之身，而创作不辍，连年出版长篇小说，其创作热情与旺盛的生命力，令人欣羡与钦佩。继不久前出版长篇小说《吴承恩孙悟空猪八戒新传》之后，现在又写完新作《阿Q后传》，这两部作品，都以设想的奇异和构思的虚幻而显示其思想与艺术的创新。

韶华同志以我的专业的一部分是鲁迅研究，而嘱我为《阿Q后传》作序，我一面甚感荣幸而觉得未免僭越，一面也乐于写一点读后感。

为阿Q再写写传，而且写的是续传，我觉得很有必要又意义深远。我以为这并非狗尾续貂之举，试图像高鹗那样为《红楼梦》续那后四十回以及那些无聊赖的什么红楼续梦、后梦之类。我们续写阿Q，不是试图作鲁迅的创作之继续，而是把阿Q的“生命的延续”写出来。盖“阿Q没有死”，是一种为多数人所认同的结论，以其未死，就可写其“新的生活”。

所谓“阿 Q 没有死”，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阿 Q 作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已经进入世界文学艺术典型谱系，进入人类文化的历史积淀。他是不朽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阿 Q 代有后人出”，而且，阿 Q 精神不死，常常“借尸还魂”于一代代现实的人们中。我想，韶华同志之所写，就是这后一方面的文章。而主要的方面则是“阿 Q 的革命与革命的阿 Q”这一点。

我们知道，鲁迅在《阿 Q 正传》中写了阿 Q 的革命，他朦胧中有那么一点革命的要求、革命的意识，但他不过也把辫子盘了起来，口喊“革命”而已；而当他梦见白盔白甲的人们来革命了之后，去到静修庵去革命时，尼姑却说“他们已经来‘革’过了”，气得阿 Q 说“他们没有来叫我！”所以后来官府把他抓起来，又审问，又枪毙时，他什么都说不清，连死都是稀里糊涂地去死的。而他所做的革命梦是什么呢？不过是向王胡、小 D 们施行报复，要把举人老爷家里的宁式床抢来，要选美女做老婆等等而已。这就是阿 Q 的革命和革命的阿 Q！现在，韶华的《阿 Q 后传》就是写到阿 Q 因为使用了“调包计”而幸存下来，活到了现在，即活到了 20 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他混进了革命队伍，在真正的革命运动中，在真正的革命洪流中，他来“革命”了，他搞土改，搞大跃进，

参加文化大革命，等等，他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的阿 Q”。于是，阿 Q 便在革命队伍中，在真的革命中，扮演着当年鲁迅在《阿 Q 正传》中写到的阿 Q 的革命和革命的阿 Q。不过，时代不同，革命的内容、形式也都不同。但阿 Q 的精神却是一样的。于是我们看到，今天的阿 Q 是如何革命的，今天的阿 Q 是怎样一个“革命的阿 Q”，其实质则是今天在我们革命队伍、干部队伍中，存在着怎样的阿 Q 式的革命和“革命的阿 Q”。他们不再是做报复小角色、抢宁式床、娶老婆之类的梦了。他们是高官得踞，是几百万、几千万地掠夺，是豪宅、豪华车和豪赌，是养二奶、挎小蜜，是出国定居，如此等等。今天的阿 Q，确实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阿 Q 当年说“老子先前比你阔得多”，现在可是该“现代阿 Q”吹呼“老子今天比你过去阔得多”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些成克杰们、胡长清们、慕绥新们、马向东们、李真们，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各种类型的贪污腐败分子，不就是阿 Q 式的革命和革命的阿 Q 吗？他们口头上是革命的，成天讲建设社会主义，他们甚至喊叫反腐败还喊得很响亮，但是，他们心里想的却是捞钱、捞钱再捞钱！他们的行为却是腐败、腐败再腐败！

《阿Q后传》正是揭露了这种“阿Q没有死”的历史—社会—文化现象。这种揭露的价值就在于它把今天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结合起来了，一方面勾起我们历史的记忆，另一方面引起我们今天的警惕。当然，更深沉的意义则是，作品的叙述，为我们揭示了今天与昨天的联系，明白了今天社会生活中的“昨天的魂灵”，既揭示了今天现实中丑恶现象背后的民族文化渊源，还揭示了国民劣根性中的“恶魔因素”和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原始黑暗基础”。这有利于我们认识这种现象的根源，从而清楚它的深厚的渊源，并知道除恶的艰难。

我们古老的文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顶级优秀的文化之一，但是，它现在要从传统向现代转换，只有完成这个过程，它才能延续其生命，才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而且成为中国模式现代化的驱动力和文化底蕴。在这一创造性转换中，一方面是极力挖掘、保护、整理、继承传统文化，并作出现代诠释和“现代化处理”；另一方面，则要挖掘其消极因素，清除它的落后、保守以至腐朽的沉渣和污垢。而揭示阿Q的精神病害和劣根性，正是应该属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中的重点。

这部作品，采用了荒谬的外衣——阿Q没有死，是县太爷照顾本家抓了替死鬼——阿Q活下来以后，又钻

进革命队伍为非作歹等等，这些都是背离现实的可能性而成为荒谬的，但是，这些背离现实的荒谬中所出现的社会现象，即活下来的阿 Q 的所作所为，确实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与社会的真实性。荒谬的外衣下包裹着一个真实的内核。这种“荒谬与真实的矛盾与统一”，便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特征与优势。这是找到了一个使“历史”与现实在叙事上结合起来的有用方式。这是韶华同志的一个创造。

这里，我还想借机说一个题外话，这就是“阿 Q 精神的积极效应”问题。阿 Q 精神的主要之点是精神胜利法，鲁迅通过阿 Q 形象所批判的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主要之点，也在于此。但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境况中，在一种个人的特殊处境中，在个体身上，却凭这精神胜利法，得以度过精神危机，生存下来。这情景是悲剧性的，但确实得到了积极的效应。我国著名作家聂绀弩、丁玲，著名鲁迅研究家朱正，都在他们的言谈和著作中说到，他们在苦难生活中，倒是因为阿 Q 精神胜利法而支撑下来，有时甚至是有意识地使用这阿 Q 精神而活下来。他们都说“不能不有点阿 Q 精神”。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验，那至少是一根使贫病危殆的精神获救的一根“精神稻草”啊！我相信，还有许多人有过这种精神现象和

“获救体验”。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也许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现象。这是歌德所说的“种下的是跳蚤，收获的却是龙种”呢，还是在阿Q精神中，在精神胜利法这种“精神素质”中，就含有积极的因素，甚至是一种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和生存现象以及生命现象呢？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说，是通的：作品的“含义”，是作家赋予的，是接受的基础，但“意义”，却是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发挥“读者的工作”（罗兰·巴特的著名命题）的作用，在作品“含义”的基础上创获的。所以，罗兰·巴特才说，一个作品，作者只完成了一半。那么，不管是何种情况，作为“基础”“含义”的阿Q精神，和作为“读者的工作”的阅读的“意义”创获，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我想，是否还可以以此为主旨，以这样一个主题，即个体在艰难困苦生活中，凭阿Q精神胜利法而生存，而活下来，并创造生命的意义，来创作小说呢？如果深深地挖掘，我想，在这一主题下，是可以创作出非常有意义的作品的——至少对中国人来说是如此。

阿 Q 和历史同行

——《阿 Q 后传》序

邓荫柯

韶华先生真是文坛一棵生机勃勃的常青树。他以年近八旬的高龄，在推出长篇小说《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吴承恩孙悟空猪八戒新传》之后，又以奔腾澎湃的创造激情和犀利睿智的思想锋芒，完成了一部《阿 Q 后传》，几乎是年年有新作问世，时时给人以惊异和激励。在老一辈作家群体中是不多见的。

这部长篇小说，是韶华先生思索的锋芒、强烈关注当代中国历史的激情，找到了一个新的喷发口，一个新的载体。《阿 Q 后传》，他追随鲁迅先生的创作道路，继承鲁迅先生未竟的事业，批判盘踞在我们民族肌体上的劣根性，在阿 Q 这个不朽的典型身上，又寄寓了对当代历史的深入思考。

大智大勇的鲁迅先生，借阿 Q 这个典型，深刻地、尖锐地、辛辣地、不无痛惜地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欺软

怕硬，麻木愚昧，盲目跟风，吹牛撒谎，抛弃自尊，拼命护短，得志便作威作福，遇挫就下跪求饶……从而抒发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和焦灼。鲁迅的目的只有一个，祛除劣根性，培养高尚、纯洁、刚毅、宽厚的民族精神，从积弱积贫、备受宰割的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开创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鲁迅深知改造国民劣根性、振奋民族精神是一场持久的斗争，期待后继者能在二三十年后完成他未竟的心愿。他也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性，深信阿 Q 不会断子绝孙，所以他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苦笑着说，现在阿 Q 掌权了。

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岁月和这么急剧的社会变革，鲁迅的心愿并没有实现，一直没有后继者继续剖析和揭露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阿 Q 及其徒子徒孙们的精神。今天，有着高度历史使命感和忧国忧民情怀的韶华先生，秉承鲁迅先生的遗志，自觉地承担起了这项任务，继续和延伸了对阿 Q 身上集中体现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清算了这种劣根性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消极作用和破坏作用。从革命战争的岁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韶华在丰富而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深刻体悟到了极左路线危害之烈，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之重；恶劣的人性往往是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波助澜的

帮凶，而极左路线的肆虐又促使了这种劣根性的恶性发展。所以，这本《阿Q后传》既是对国民劣根性的继续批判，也是对极左路线的揭露，表面上近似荒唐的文字，实际上是极其严肃、沉重的，含有血泪交织的人生体悟在内，有深意存焉。以重生的阿Q为载体，表现这种双重主题，对于韶华这样一位老战士、老作家来说，是责任，是使命，是才情，是飞扬的想象力，是娴熟的创作技巧的体现。

韶华笔下的这位获得新生命的阿Q，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人物。他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而且兴风作浪，捣鬼有术；他脱离了创造他的鲁迅先生的控制，奇迹般地重生，因吃了长寿仙丹，具有一种长生不老的异禀，得到大笔不义之财，居然可以从辛亥革命时代一直活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90年代。应当说，这种处理技巧不算很新鲜，但为了依托一个20年代创造的文学形象展现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还是必要的和妥当的。好在这位“新阿Q”身上的魔幻色彩并不重，他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中的人物。韶华基本上遵照了鲁迅的创作思路，不但延续了阿Q的生命，也遵从了阿Q性格发展的逻辑，“发扬光大”了阿Q的精神，保持了体现在阿

Q 身上的劣根性。

这位长生不老的新阿 Q，“参加”革命的历史就是他投机革命的历史，损害革命的历史，也许他的本性并不像赵太爷、假洋鬼子们那样凶残，他心中有朦朦胧胧的革命要求，但是，一旦这种革命要求成为现实，他心中的“劣”和“邪”的因素就会拼命膨胀起来。好像韶华笔下的阿 Q 比鲁迅笔下的阿 Q 少了些愚昧呆傻，多了些邪恶狡诈，在复杂多变的时代，阿 Q 也逐渐成熟老练起来，变得诡计多端。他和连长一起谋害团长，劫夺巨额财宝，伪称起义混入革命队伍。他假冒党员和老革命，混迹土改炮制假经验，假公济私，多分好地，浑水摸鱼，变成投机典型，捞取小官耀武扬威，借助权势强娶民女。三面红旗的日子阿 Q 为浮夸风推波助澜，吹出了未庄亩产万斤水稻、日产五百吨钢铁的天大牛皮，说出用扇子扇风炼铁的混话，写出头脑发昏的狗屁“诗歌”。“文革”时期他造反起家，组织阿 Q 造反大军，陷害镇长、党委书记，迫害无辜百姓，挑动群众斗群众……

韶华用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恶劣的国民性不经过教育、改造、斗争和深刻的自省，不会自己消亡，遇到适当的环境，会迅速膨胀，会花样百出，会严重损害我们的事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阿 Q 生活的很长的时

间内，他的背后，还有一位“靠山”和“指路人”——是张部长在呼风唤雨。此人成熟而阴险，思想极“左”，老谋深算，惯于政治投机，既支持着阿 Q，热衷于树立阿 Q 这个典型，抓他的“典型经验”，捞取政治资本。可以说，是玩弄阿 Q 于股掌之上的阴谋家。阿 Q 毕竟是一个文化很低，谈不上什么觉悟的流浪农民，当然不能负路线问题的责任。韶华已经尖锐地提出问题，我们应当给予阿 Q——国民精神劣根性的象征，以什么样的引导和启发？是提高其阶级觉悟，树立革命理想，还是利用其“跟风”的投机习性培养一个政治打手？是树立其高尚淳朴的战士人格，还是一个得志便猖狂的奴才小人？

这位长生不老、永具活力旺盛的阿 Q，不但能混，而且能滑，靠了他的无耻和无赖，虽然作恶多端，居然平平安安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极左路线已经成为过去，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发展的机遇。是成为一个积极进取的改革先锋，还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混世虫蚤，主要靠个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人格。以阿 Q 的性格，他当然不会自甘寂寞，从政府官员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先是挖出了埋藏已久的那笔不义之财，当上了董事长，大红大紫，创立阿 Q 牌服装，接着就贪污受贿，上当受骗，不但丢失了他的金银财宝，还糊里糊涂为美籍华人